



南天拭剑

宋 客 著

南天武劍



宋客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天拭剑/宋客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
(龙吐珠文丛.第2辑/张惟主编)
ISBN 7-80719-003-5

I. 南… II. 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740 号

南天拭剑

作者:宋 客

责任编辑:小 川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87536724

印刷:福建省龙岩市中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364000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20 千字

印张:13.12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19-003-5/I·003

总定价:218.00 元(本册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龙 吐 珠 文 丛 第 二 辑



一部讴歌兰文化和 客家风情的瑰丽之作

张 惟

青年学者、作家宋客先生所著长篇小说《南天拭剑》，开篇一章便是李正堂、宋家、月兰三位剑客的“当当，看剑！”初以为是论剑之作，读下去始知非也，指的是兰芽出莖，兰叶似剑，以国香堂主一家为中心展开，实实在在是一部中国兰文化长篇小说。

小说的背景，择定的“南天”，在闽、粤、赣、浙及港澳台之间。重点却是以闽西为中心而环状散开的地域。秦始皇于浙江地封禅新罗山、朝鲜半岛立国名新罗，秦汉归会稽郡管辖的边远南方，也立了一个新罗县。县辖苦草镇，是中原流人聚居之寨，传承龙文化，发现古洞名龙岩洞，乃建立龙岩县而后立州，至今为龙岩市，竟取代了原先于新罗故地建立的汀州府治的中心位置统辖着福建西部的这一片广袤的土地。小说的时间，则定在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末端——乾隆年间。

现在通称闽西的这块地方，过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她是三江之源（闽江、九龙江、汀江），五州（汀州、泉州、漳州、嘉应州、潮州）会合之地。发展到今天，通过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港，成为联结泛珠三角、闽南金三角以至长江三角洲的枢纽便道。按时髦的说法，这里又成了三角洲经济繁华之地人们憩息的后花园。

这座后花园，有被称为地球北回归线荒漠带上的绿色翡翠的

梅花山，也有奇秀的冠豸、梁野、紫金三山，还有浩渺的龙湖、梅花湖镶嵌其间，更有江南第一洞龙硿洞的神奇绝妙。这里正是盛产兰花的地方，品种之多之美，已称国兰之冠。作家正是借助这片神奇的土地，演绎着养兰人神奇的故事。

花木丛中，兰品为高。小说中的主人公国香堂主，正是中国传统的人品高洁的君子形象，而他的四个美如兰花的女儿，尤其是善作兰诗的惠兰，体现了《诗经》和屈原以来兰与诗结合产生的兰文化的高雅。两位剑客李正堂、宋家成为串连她们姐妹之间各种悲欢离合情结的主要人物，也使剑道衬托兰文化更显正气幽香。小说的悬念，即在于国香堂主所著《兰蕙补遗》的失而复得的迷离曲折，以及国香堂主爱子赵家璧青年时代赴南昌府求官沉入浊尘，终于看破封建官场腐败，复归养兰的高洁品质，写尽了人情世态和人有操守的可贵。

小说的另一特点，是浓郁的客家风情和生动的民间口语，以及与客家地域接壤的龙岩州、漳州、汕头的河洛风情。客家文化与河洛文明的交融场景在当今的传奇文学中也是较少见的。

因而，我想这是一部会受到人们喜爱和获得审美愉悦的小说，也是讴歌国兰之魂的瑰丽之作。

2004年10月22日写于龙岩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闽西作协主席)

主 要 人 物

国香堂主：德高望重，兰品高洁

兰松草堂：性格持重，略缺主见

梁野兰谷：仙风道骨，海纳百川

兰叶拭心：淡泊名利，提携后昆

雪里寻梅：文气腾腾，情趣自多

南仙豹：雄心勃勃，精益求精

李正堂：精明强干，举重若轻

赵家璧：才气逼人，张扬无度

孙文胆：才高八斗，意气飞扬

钱福寿：侃门高手，兰艺日进

龙旦草：注重实干，不事张扬

蓝根子：官府差役，兰花相助

雷守和：一介中医，略通妇科

黄始刚：钱庄打底，助人为乐

古文应：争高直指，鉴兰高手

石六甲：梅花山中，救人一命

宋家：一手好剑，闺中高参

惠兰：善良贤淑，兰典传人

月兰：心高气傲，剑道了得

春兰：素质高雅，情趣自多

妇人：贤惠里外，悉心敬夫

满兰：不惹是非，相夫教子

满梅：燕尔新婚，偶有兰诗

王京：生动风趣，为人豪爽

叶圆：忠厚沉稳，大发特发

陶兵：汀州保安，为兰动容

追哥：误入歧途，回头是岸

游手贤：谁说不孝，发达可待

黄蝴蝶：花气四溢，争议滔滔

韦黑朝：贪欲太甚，恶有恶报

侯毛古：鼻孔朝天，颐指气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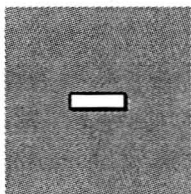
痢痢头：自投罗网，差点沉河

胡思李：欺上瞒下，陷害忠良

阎求钱：见钱眼开，作恶多端



山中的剑客打得正酣，除了出剑的响声外，一时竟听不到鸟儿的鸣叫。双方你来我往，你抢我夺，互有胜负，各有绝招。两人杀红了双眼，恨不得一下就把对方吃掉。这时，他们瞪着双眼，手中扬起的利剑交锋着，两人挪动着马步转动着身子遮住了天边的夕阳。



“霍！”

“霍！”

“霍！”

“霍！”

“看剑！”

“看剑！”

“当、当、当……”

两支寒光闪闪的青龙剑交汇在空中，发出了利剑撞击的响声，震荡着空幽的深谷。梁野山中的林阴小道煽动着呼呼的风，撩得落在地上的树叶在半空中飞舞。高高的荷树挺立在江边，在舞动风中偶尔掉下几片枯黄的叶子，使得人踩在上面竟发出了沙沙的摩娑的响动。挺拔的柯木（当地叫圆子树）在灿烂的阳光下游闪着细碎的金光，光滑的树皮上刻着“连浩天到此一游”、“程文勇，我挑草纸两球从梅县到上杭县城，住归仁客栈，你可来找我”等零乱的字眼。

回首翘望，梁野山顶的古母石插入苍穹，耸立崖边，白云飞絮，

临风欲动,那块巨大的石头像是从天边的云层突然跌落,却又稳稳当当地安放在海拔 1538 米高的巍巍山巅,就这样经历了千百年岁月,陪伴着百草丰茂,陪伴着花开花谢,陪伴着古人类在山边生息繁衍,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匆匆的足音,此时,还听得见山间的猿猴一声又一声嚎叫的啸声。是啊,梁野山,这是一座多么神奇的山,这是一座令自北宋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就开始建县的武平县多么自豪的山,这是一座布满了多少动物弱肉强食的血迹和人类奋斗开发的汗水的山,这是一座布满了多少南海国的传奇故事和梁野山上的各路英雄天风浩浩、一心论剑的山!说来奇怪,梁野山之南是武平县,越过一座山坳,梁野山之北却是长汀县,这就是千百年来维系着闽西客家人发展壮大的皇皇汀州城之所在了。

梁野山之北的山脚下,是一片广袤的梯田,田里有已经熟透的禾稼。金黄的稻谷在微风的吹拂下泛着万顷波浪,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田里有一些妇女正在忙碌,她们要把成熟的稻谷用镰刀割下,先放在干涸的稻田里等晒干以后才扎成一把一把并脱下谷粒。田边是滔滔南流的汀江,宽阔的江面有高过人头的芦苇和江边垂钓的长者。只见那位长者戴着一顶破旧的斗笠,一边欣赏着山里的虎啸,一边听着江心传来的船工的号子,有时还从田野上传来美妙的客家山歌——

麻竹搭桥肚里空,
两人交情莫通风。
燕子衔泥口要紧,
蜘蛛结网在肚中。

花生好吃泥里生,
泥里生根泥里分。

表面开花暗结籽，
哥妹相恋莫扬声。

“天凉好个秋，多么动听的客家山歌啊！”江边的长者自言自语，又像在对别人说话。

“惠兰，我的好女儿，快听听有什么响声？”

“爹，没有啊！”娇小的女儿双手托着两腮，努着嘴回道。

惠兰是小女儿的名字，今年约摸二十出头，正是豆蔻年华的花季。

“不，你听听，山里有响声。”那位长者一边说着，一边细细地辨别着。

“叉——！”撕破衣衫的声音。

“唰——！”划破裤管的声音。

“爹爹，我听到了声音。”惠兰高兴得竟拍打着双手，鼓掌着，“爹，我们去看看吧！”

“好，你先去，我随后就来！”爹爹吩咐道。

原来，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汀州府里有名的养兰人家国香堂主。前几日，他受长汀县培田村族中长老南仙豹的邀请带着小女儿惠兰前去观摩一个新开发的兰花品种，两位都是兰界的性情中人，说起养兰，相谈甚欢。两人彻夜长谈，谈闽西的久远历史，谈长汀的兰花开发，谈黎民的生计多艰，谈官场的贪婪黑暗，谈兰人的人格精神，几乎都是通宵达旦。是啊，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一隅，他们有太多的话要向对方倾诉，特别是谈到南仙豹带领民众新发现了兰花品种，他们是那么高兴那么动容！南仙豹要他在培田多住几日，无奈家里搭来口信，说今日有养兰人要来，催他快快回家就是了，因此，国香堂主不得不匆匆告别了南仙豹，告别了培田，一早就踏上了归家的路途。

要来的客人是谁？他的心里自然没底。都怪自己的女婿叶圆从汕头寄来的信中没有多说几句话交代清楚，只说这是一个兰客加剑客，名叫李正堂，不但功夫十分了得，而且对兰花十分推崇，特别是有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好好培育应是鹏程万里之人；还说此君是上杭李火德公后代，祖籍福建省武平县，曾跟随父母到广东梅县丙村谋生，由于官至六品的父亲过早离开了人世，世态炎凉，生活无依，近几年不得不随母亲吕氏折回武平老家。为求生计，决意要来汀州府拜师学艺，以求兰艺长进。

无独有偶，曾在江西南昌认识的养兰人家兼开客栈的兰叶拭心君也给自己来信，说今日也有一位从四川峨眉山下下来的剑客要回到汀州，此君之父是养兰高手，混迹江湖已整整二十年，学得棍、剑、刀、戟等十八班武艺样样精通，加上前几个月认识的孙文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摇唇鼓舌，说此君行踪不定，又居无定所，路见不平爱拔刀相助，两肋插刀，应为武林性情中人。还说，此君亦是汀州府武平县人氏，姓宋名家，住武平县城西门之“宋屋角”，父母早亡，不但功夫了得，而且人品俱佳，一身正气，实为兰界少见，云云。一路上，国香堂主的心里真是忐忑不安，种种疑团绕在脑际，这会是誰呢？怎么此前就没有一丁点儿消息？看到时间还早，这不，国香堂主就和他的女儿惠兰在河边钓起了鱼来，不想，钓钩才抛下不久，便听得了山上打打杀杀的喊叫声。

山中的剑客打得正酣，除了出剑的响声外，一时竟听不到鸟儿的鸣叫。双方你来我往，你抢我夺，互有胜负，各有绝招。两人杀红了双眼，恨不得一下就把对方吃掉。这时，他们瞪着双眼，手中扬起的利剑交锋着，两人挪动着马步转动着身子遮住了天边的夕阳。

“喂，有兰花呢，多么漂亮的兰花啊，真香！”惠兰一个人离开她的爹爹独自来到山里，看到兰花立即停止了脚步。

看到一个貌若天仙的姑娘独闯山中，又听得小姑娘蹲下身子

对路旁的兰花产生惊奇，并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两名剑客的目光同时射向了那个姑娘，双方一松手竟把各自的利剑稳稳地顶住了对方的喉管。因发出的是暗力，坚韧的利剑有了些许弯曲，再一发力就可能刺破喉管，落得个身残人疾的境地。

“兄弟，咱们都是过路客，彼此无冤无仇，先报个姓名，这样要死也死得明白，不然，我无以报答我的父老乡亲！”一个剑客如此说。

“兄弟，咱们都是出门在外，你我狭路相逢，你先说说姓甚名谁，老祖宗是哪个鸟人，这样，我来到世间也不算枉活一遭，对得起祠堂供奉的香火了！”另一个剑客不甘示弱，回应道。

“你先说！”

“你先说！”

.....

但见这两个剑客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一对浓眉大眼透出那股男人少有的英气，一种复仇的目光直逼对方。

还未等他们各自通报姓甚名谁，突然又从天边飘来凄厉的“耶、耶、耶——”的喊叫声。这一声，像是一阵狂风暴雨，又像是一阵地震海啸，顿时山峰似乎也摇了起来，地也开始晃动起来，硕大的老枫树似乎要连根拔起，纷披的叶子从高高的云层抖落在山谷，细细的砂石乱舞在半空中，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两个剑客几乎是在同时的一刹那侧过头去，只是心跳加快，眼睛睁大：只见这是一位年轻女子，刚刚从高大的乔木间腾云驾雾般纵身一跃，修长的双腿稳稳当当地钉在两位剑客之间。一头秀发是那么柔软那么乌黑如同一流飞瀑，从头顶直垂到腰间，又好像是从月宫中刚刚沐浴走出宫门，显得那般坚韧；长袖善舞，轻盈如飞，像是奔跑在原野上自信纯洁的麋鹿，凤眼多情，千姿百媚，两个剑客立即收起了方才的凶悍，代之以一种柔和的目光。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啪”的一声，从

天上飞来的女剑客，剑锋直指两个男剑客的剑刃，只是轻轻一挑，“哐啷”一声，两个男剑客的利剑随声落下。

那两个男剑客本来就是狭路相逢，不期而遇，不想彼此无冤无仇正要通报姓名的当刻，却又横地生出一个女剑客来，心中不禁狐疑。女剑客不问青红皂白，出手如此之狠，对两个男剑客当仁不让，堂堂七尺男儿岂能咽下这口恶气，男人那尊与生俱来的高傲与不屈岂能就这样善罢甘休，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两个男剑客立即用一个单腿横扫，拾起了滚在地上的利剑，拭去了剑锋上的血迹，双腿又立即扎成了马步，以剑作为掩体，环顾四周，招架的同时寻找出手的时机。

也许是现在才定睛看清楚这位女剑客的容颜，她身披一袭红衫，清秀的脸庞被薄薄的纱巾罩住，分明看得见那粉红色的纱巾随急促的呼吸在微微起伏，一对明亮的眸子就像深邃的蓝天下镶嵌着的深湖，剔透晶莹，一闪一眨，美丽极了。这个女剑客岂是平庸之辈，此时，只见那两个男剑客举剑挥舞，女剑客也把手中的利剑高高举起，搭在唇边，若无其事地吮起小嘴，鼓起腮帮，有板有眼地对着剑刃吹气，像是要把剑锋上的一丁点儿灰尘都统统吹去，随后发出了哈哈哈哈哈的笑声。

“啊！”

“锵！”

“霍！”

“铿锵！”

又是一阵利剑撞击的声音，两个男剑客和那个女剑客忽儿打将起来，昏天黑地一时竟无分伯仲。树林间飞翔的鸟儿也在阵阵吆喝声中纷纷逃离树梢，有的掉在了地上，有的向南飞去，以致于发出了“扑嗤扑嗤”的叫声。

“好一个女剑客！”看到这个架势，那两个男剑客顿时在心里这

样说道，“对方的剑法好生了得！”腾、挪、转、翻、砍、杀、挑、抽、刺、舞，一招一式竟如此娴熟，几个回合下来，根本无法让人近身。

“咳！”两个男剑客可能同时想起了在这里会不会遇上自己人，于是收起了方才的架势。岂等他们喘口粗气，那女剑客又是纵身一跳，挥起利剑向那男剑客砍去。好在抵挡及时，两个男剑客抽出利剑几是同时架在了空中，形成一个x字状，等那女剑客的利剑劈来，不偏不倚正好劈在了两支利剑的交叉处。那个女剑客立即大声喝斥道：“堂堂剑客，怎一下成了狗熊？”

“请问你是哪路武林高手？”两个男剑客问。

“哼，武林高手不敢当，只是少时在武平梁野山上跟师傅学得几招山拳，请问你们贸然闯进汀州，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那个女剑客道。

“哦，我是李正堂，经朋友介绍前来汀州府上投靠国香堂主。”

“我是宋家，刚从四川峨眉山上下来，经江西南昌养兰高手兰叶拭心举荐，要我回汀州寻访国香堂主。我的老家也在汀州，只是小弟多年漂泊在外，坏了客家规矩，多有得罪！还有，我的永定县的兰友孙文胆也早修书一封给国香堂主，不知怎的，却总是不见国香堂主前来迎接？”

“哈哈哈哈哈，笑话！你们平庸之辈，于汀州兰花无半寸之功，怎要我的老父亲亲自出马。实话告诉你吧，我叫月兰，是国香堂主的二女儿，正是受爹爹之命前来梁野山下接你们回府上……”

……

“住手！”又一阵猛烈的吆喝声，从瀑布那头飞来。三个剑客同时回过头来，心头不禁一惊。

“哐当！”剑随声落。